

清·道光八年惲珠重刊本影印

叢書彙編第一編之三

李二曲先生全集

(一)

清·李顯著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原序一

儒者之學所以順陰陽明教化凡天地終始之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成敗理亂之經莫不修之於身而措之於事及其被於物而薰陶長育以成就之也如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怡然相率於不自知蓋以學術而正人心其重且大如此蓋屋李先生以理學倡關中以躬行實踐爲先務自人倫日用語默動靜無一不軌於聖賢中正之說而尤以悔過自新一語爲學者入德之門建瓴挈綱發矇起聵學

者或親受業於先生或聞先生之緒餘而私淑向往者幾徧天下也予嘗考有宋諸儒及元明以來相承之次第爲學之本末立說之同異蓋三致意焉而先生亦論之詳矣謹之於視聽言動由之於學問思辨博文約禮下學上達循序以致精者考亭之學也先之以立大本繼之以求放心曰易簡曰覺悟其後良知之繼興使人靜時常覺動時常定澄瑩本體以去其逐物之流者則自金谿以至姚江之學也顧其詆訶齟齬則以著意精微爲陸沉以畱心傳註爲榛塞

訓詁支離考辨玩物重爲朱門遺議而攻象山陽明
之短者以其守虛無之說昧天理之眞詆訾聖賢捐
棄經典甚至大乘上根聖胎聖果直筆於書是口談
東魯而手援西竺此流分派別之所以異也然朱子
之學先之以窮理要之以居敬歸之以主一淳熙中
還自浙東見士習馳騫於外每語學者以孟子道性
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又與何叔京書以爲
靜中須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此龜山門下相
傳指訣深悔當時方好章句訓詁之習無一的實見

處則亦未嘗不合於象山之說而觀象山文集所載
又未嘗不教其徒讀書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
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陽明之在螺川與諸生談論謂
吾儕以困勉之資而悠悠蕩蕩坐享生知安行之成
功豈不誤已又曰良知之妙真是周流六虛變動不
居若假以文過飾非爲害至大此時亦似隱隱已知
流弊而漸還轅於新安矣此歧途合轍之所以同也
今先生會萃羣儒之說而折衷之以獨見其大要以

尊德性爲本體以道問學爲工夫兼盡姚江考亭之
旨先生之言曰未流多玩實致者鮮往往舍下學而
希上達失之恍惚虛寂故須救之以考亭而世之闢
姚江至諱言上達惟以見聞淵博辨訂精密爲學問
之極有稍知向裏者又祇以克伐怨欲不行爲究竟
大本大原類多茫然亦非所以善學者亭也觀此則
可以知先生修己立教之大凡矣曩者毘陵守駱公
敦請先生講學江左時予令驥沙得晨夕奉教深與
定交別後先生德愈邵道益尊爲

當宁所重屢徵不起惟孜孜以闡明學術救正人心
爲至急歲辛未高子嵩侶視學秦關究心理學因式
廬而請見焉適先生及門高第弟子王爾緝心敬藁
先生散藁成集遂捐俸付剞劂癸酉冬刊成予序其
簡端程子曰聖人之學不傳則無真儒無真儒則天
下貿貿焉莫知所之矣世有先生學者考道問業因
以上追關閩濂洛之遺緒其有功於人心學術者顧
不大歟因書此以質之先生

康熙甲戌之孟春閩中鄭重拜題

原序二

自古道學之傳先河後海源流井然其間絕而復續
起墜振衰固由天心啓佑實人事有以纘承之紹往
緒而迪來茲匪偶然也曩者臨安駱公以命世才來
守吾郡惓惓於人心世道之防一日學宮講藝謂諸
生曰當代有二曲李先生者諸生聞其人乎余向令
蓋屋知爲理學儒宗執弟子禮師事之今當遣介折
簡延致毘陵與諸君子修明正學濂洛關閩之盛可
復見也已而先生至臯比書院執經問業者雲集毘

陵人士無不知爲李先生者余是時方釋褐歸里聽其微言緒論欣然嚮往居未幾駱公憂去先生西歸余亦以赴選入都未遑卒業歲辛未余奉有視學西秦之

命竊幸典型在望仰止匪遙下車後造廬而請見焉卽其氣宇冲和狀貌淵古較之在毘陵時道氣更深爰受其書讀之貫徹本原折衷同異一洗支離蔽鋼之習遽然歸於至正益信先生之書蓋以身言而不徒以言言者也方先生生長西陲崛起於荒崖寂寞

之間不由師資毅然以正學術紹微言爲已任其爲學也身體力行由下學以漸幾乎上達篤志潛修不求聞譽當路大臣訪知其學行疏薦於

朝屢檄嚴催堅臥不起其高風峻節塵視軒冕屹然有鳳翔千仞之槩跡其道高身隱雅不欲以著述自鳴門人哀輯其所見聞計若干卷彙而成集其發揚道妙類皆感觸於學者質疑請益之際而於吾郡爲尤詳間考吾郡之先龜山楊文靖北學程門歸而講道東南畱毘陵十有八載一時名士咸左右之歷元

及明絕續不一維東林號稱最盛然黨禍一起諸君子相繼羅織七十餘年斯道失傳學者不復知有身心性命之理先生起而闡揚先緒炳然日月中天疑者析迷者悟若昏夢之方醒若沉疴之驟起豈非其心源印合上接文靖而下與高顧諸君子後先一轍乎余服膺先生之教已久而又忝司文衡具有表章斯道之責使先生之書不傳則先生之教不顯非所以崇實學示後世也適司寇鄭夫子由京邸致書亦諄諄以名山著作爲念余因仰承師志割俸付梓用

襄盛舉工竣之日將以刊布澤宮風勵後進庶幾關
中之士知所景從且使海內之有志斯道者尊所聞
行所知由此而進德修業富有日新上接諸儒之傳
遠窺千聖之奧是則先生立言之志也夫

康熙甲戌季夏三秦學使高爾公敬題於長安官舍

原序三

二曲李先生所著諸書予最嗜愛如四書反身錄亦
既僭爲之序矣近關中諸同人謀刻先生平日著述
總顏之曰二曲集予得而卒業竊窺先生之學全在
躬行其躬行之實在安貧改過或曰呂文簡語錄二
十七卷馮恭定全書二十四卷諄諄於安貧改過之
間關中士大夫夫人而能言之矣予謂先生之安貧
改過蓋非託之空言實有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
明崇禎壬午太翁勤王事以討賊歿於中州之襄城

先生尙幼日夜泣血太夫人在堂不可遠訪遺骸太夫人歿服闋康熙庚戌步詣襄城虔禱城隍招魂抱主歸至誠感神羣鬼夜哭闔邑共聞詳邑宰張公記中太夫人之生也督學杜公旌節歿也督學鍾公表墓園司張公修塋總臺鄂公建祠將臺馮公撫臺巴公道臺郎公等致祭郡守董公等增廡建坊先生顯親揚名亦可告無罪於二人矣乃先生終不自安每謂魂歸齒塋不如瘞玉之爲愈也節旌名傳不如資養之無闕也從此食不甘衣不華獨居堊室自號罪

人覺終身在過中終身在欲改未改之中視僅僅較
一言一行之偶誤而圖維日新者其深淺何如也或
曰布衣韋帶之士夙限於時而不得不貧垂紳戴縱
之儒偶失其勢而不能不貧先生布衣其貧也宜予
謂先生可以貧可以不貧可以貧而貧人能之可以
不貧而貧人不能也自癸丑督撫以地方隱逸薦奉
旨促之起屢辭以疾戊午當路又以海內眞儒薦徵
書如雷終以疾辭辭不允絕飲食者五晝夜遂圖自

盡

原闕二
十六字